**蜜蜂與禪**

我渴望以你的視角觀看

身體發出喜悅的轟鳴

花海&春天生靈的觸手&香客往來的道場

地圖變得豐富而危險

那個清晨我越過山石打水

你俯身為我祝福

我多渴望以你的方式頓悟

讓我的腹中也有一樣的甜

**旅行家**

*——致槿*

若你真能道出我胸中的希臘

我們必欣然而握手了，友人

在我心中有一處不願示人，為此

我曾用化名旅行遍地，在登記冊上

窮盡故事，仿佛自人生的支票夾中

抽出一張，以豐富的可能性收買隱私

我曾垂肩走向伯利恒，我熟悉了

道路和輪胎的脾性，我駛向拜占庭

在我的闊步中二十世紀仍睡眠如石

友人，我的千裏又萬裏全無目的

萊斯博斯的女子不為我奏響琴音

很難愛這世紀的人：旅行只為了消失

**獨角獸**

*『她和安德羅斯島一個叫凱科拉斯的商人結婚。』*

大海的細沫薄如薩福的裙邊

它們輕叫著消失，帶來正午的昏眩

我們坐在沙上，在兩支樂曲間休息

腳撥弄沙礫，土耳其城邦遠如幻覺

陽光如酒瀉在姑娘們的前額上

這時它來了，自大海中浮起

如同阿芙洛狄忒，可烏拉諾斯

並沒有兩個陽具。我們從沒見過

這麼白的野獸，像海水曬出的鹽

它白且柔軟，走到我們中間

沒有任何響聲，它伏下，如一堆

牛脂，正有個宙斯被愚弄

可我們是凡人，薩福也沒講過這些

它安靜，琴弦的輕動也使它畏怯

姑娘們嘗試接近它，但它的角

如同尖刀，總適時地抬起

嚇回姑娘們的手，只有薩福

能將手放在它的背上，她好像

知道什麼，她說，『季林諾也靠近』

但我不願意。我們的白衣和獨角獸

連成一片。後來，小泰馬斯死了

我們安葬了她，納希狄加、希羅

還有阿狄斯都遠嫁他鄉，她們將

獨角獸的見聞帶走，我容貌平常

留在薩福身邊，但這件事她沒再提

**潘神的午睡**

那是場午後的音樂會

人們身著禮服整齊優雅

環坐在場館的陽光外

輕微的躁聲仿佛鼾睡

但很快消失，音樂

從鐵搖籃走出

卻如帶毛的小獸，蹭人的臉

但薩克斯很快轉音為蘆笛

客人們不知該不該鼓掌

直到喇叭管長出草

大幕映現寧芙的身影

人們聽見水而水凝滯

演奏者們垂頭睡著了而演奏繼續

有霧從地磚升起

仿佛霧號整個地敲打他們的肺

一個古遠的聲音出現

如洞穴中探出的：許多人

從前門逃去了，可我

儘管不安，仍坐在原地

只見大幕裏走出一個羊角怪

他高過所有人但並非高不可及

渾身長毛而又有好色的厚嘴唇

他從身上掏出一只笛子

靠著鋼琴坐下，吹奏它

笛子於他實在太小，但聲音很亮

舞臺碎裂，生出樹苗

而窗戶被密密敲響

整個室內也變暗

抬頭看去，天頂貼滿了鳥類

它們輕微躁動著，卻安靜異常

聆聽石頭睜眼的聲音直到終止

連同那些自動演奏的樂器

仿佛到了時間，羊頭怪人

便靠在長藤蔓的琴上睡了

寧芙的動作變得怪異

應和他起伏的鼻息

臺上的植物迅速枯死

鳥群也撲翅離去

留下一個真正的黑夜

有人輕手打開燈

咯地一響什麼都不見了

舞臺完好而安靜，只是我覺得

渾身癢，撓出來許多草籽

**水族館**

那天你把我帶去水族館

藍藍的血液仿佛在夢裏

我看著它們呼吸

仿佛那是我的

如果它們說了什麼

一定是我聽不見

你在旱幹的空氣消失

去想去的地方

但我覺得渴

一步都邁不開

魚群隔著玻璃看我

它們的寂寞離我遙遠

可我想化入它們的色彩

一事不做

只看著人游泳

我也曾這樣冰冷地活著

直到你改變了我

現在把我丟進去

我就會淹死！

**我的欲望……**

我的欲望如雨下

我的欲望

靜如石

夫人你在這無邊的床

我們啞的電燈和藝術品

打消人情火的圖畫

夫人你解開頭巾

我見到基路伯火焰的劍

吃痛的蛇躍起成為夢魘

但你的確更美麗了

蛇的叫聲是電話鈴

意味此地並非獨獨二人

也有他者望著你

那些自高空望出的人

消解於自身的立體

我回絕他們的問詢

且用酒忘掉這一插曲

夫人脫去你的外衣

它既不在這裏，也不在那裏

你的羞赧包藏神秘的果實

烏雲重將襲擊高塔

以一場黃金雨：怎樣獲得

一顆我們氣候的心？

夫人你為你的戒指哭泣

但你的確已得到它

接著夫人你褪去內衣

實在是一縷青煙升起！

**輕呼你的名字貝雅特麗齊**

我沒法回答她

她在說什麼

要進入地獄先得抵達森林

但我已無法如泉湧上升了

中年煙霧是我年輕時的訴說

但那些哭過的水去往哪里

人是情感的使用者

是『毀滅』的外流河

**小鎮的歷史學家**

每日他在閣樓裏數手指

從一到十，他所數到的

是歷史已離開

去了歷史以外的地方

演進只在記憶裏發生：

他的全球史起於一九四九

串聯拉長了他的青春

我的父母與他相識

他擔保我們是成分極好的人

而在七十年代

他斷言小鎮沒有歷史

只有天邊的事物陳舊

八十年代

他代表我們與死者通話

接通了一片沉默與忙音

兒子哭著從美國回來

在他身上發明了超市與綠卡

他迅速衰老，成了慰問的對象

新世紀的頭幾年

他給妻子買了小靈通

一直放著，沒能送出去

這將在考古時得到證明

而對於天安門的回憶變成鄉愁

使得他不知天將日暮

許多偉大的事物尚未完成

**徐繼畲**

坤輿圖在桌面，每夜

灰塵都要佔據高地

一排白銅燈閃爍發煙

搖撼震落了細微的聲響

慘藍的是水，陸地環抱其中

輪廓正節節敗退

在小木屋裏

他夢見去很遠的地方

乘著畫中的巨輪

（其大小能抵上一座島嶼）

大西洋沒有線條

唯有平靜的色彩

仿佛繪圖者的時刻極為平和

也反映到四方天地上

地理學不會偏袒

東方和西方是一樣的距離

地理學家並不自中心凝視

也無法從地圖覓到自己

但在人們的堅持下

還是將國朝移到了正中

他明白他的航行並非遠離

只是為了抵達：地圖上的標識

大多有鮮活的意義

而在地球的兩個極點

黑夜和白天據留於此

鉚定了光暗與季候

事物在各自序列上

地理學家不作增刪修改

儘管可以自某一點出發

勾勒出陸地和海洋的方位

但並不能分出高下

『事實上中國只是個假說』

如此他自地圖醒來

又回到生命的正中央

**三色堇**

三月春天以羊毛氈裹住大地

有人在其中滑雪飛行

這使死者坐而探看

他的頭上是三色堇

混合血水和顱骨的裂隙

冰河流到下游便開了口

『把記憶都給我吧』

大片的花朵下沉

有的是芸香，有的是雛菊

可那紫羅蘭全謝在地裏

……

你一碰他就開花

沉默僵死的身體

也對春天有反應

三色堇用一個冬天

吃光了他的記憶

才喚起春風

劈開他的頭頂

……

他看見春天如一個摔碎的藥劑瓶

混合著駁雜色彩和催動生發的力

他如一株更精緻的植物種在這裏

現在，他抬頭起來，張開空空的口

他說，沒有聲音，不會嚇到誰：

*三色堇是我全部的歡樂*

*三色堇是我遲遲的道別*

*三色堇是我不改的深心*

*除了它/她誰還是我的三色堇*

**卞之琳**

管他到屋後看月亮

反正也禁不起一把烈火

四底下有些微的幽暗

我的心正和表競賽呢

可是電燈看得你發惱

怎麼一人離去眾人愁

明月轉空了一圈無事發生

害病的東風又乘夜歸來

把萬萬物事都收進鼻煙壺

整個斑駁的村莊就在這裏

『花開了我還以為太早哩

只是那些詩人朋友

把嗓子鍛煉得太強』

我的心在槍口上也還是心的

而那看月亮的隨月去了

我們草草葬下的不是他

**杜 鵑 三 章**

**壹：關於小紀**

有人正打著倒計時

在看不見的地方

如果離別是這樣，小紀

那我沒什麼好說

我不可能把他揪出來

他是無關一人

自己苦著樂著

他或他們的生命

構成時間這一事實

而漆黑的一吻過後

星子在山上莽叫著

杜鵑平整的音樂飛過

那是我曾提到的

高超的歌手它困了

失眠的夜無比漫長

我們達成一個共識

回憶往事，關於小紀

你怎麼就胖了

上帝也救不了你

為謀生你拋下名字

和署名的信件

如果這時望向窗外

不會有別的飄落物

到處是脆弱的荊棘

**貳：杜鵑**

杜鵑在咕-咕叫

在窗外，空氣的舌頭伸長

學著杜鵑

它在自己的喉嚨裏造一只鳥

接著變成鳥一般的空氣

太不精確

甚至也認不出

它所說的與杜鵑有何相同

而如果你不收起窗簾

世界的大衣將永遠披上

沒有一處風景變得赤裸

窗外動靜皆隱喻窗內

它們蒼白而惹人厭

如昨夜的一個印章

打發你到陌生人裏去

而在被子的黑暗中

有一個花園，像是不經意間

從你身上長出的

你一早就抽離了

但裏面的事物精緻全面

並不缺乏一個杜鵑般

不可替代的歌手

**叁：收音機**

拆開收音機並不讓她滿意

她想見的是杜鵑，而事實上

她只見其內部如蒙塵的家

孩子在床上酣睡，夢到一個

絕對靜寂的世界

丈夫在門外打電話

分享他目擊的一日之美

如果丈夫所見與孩子相同

那麼他說的就只有虛無聽見

但她身上有太多耳朵

孩子也因此在夢中皺眉

她給收音機裝上電池

導線拉長如伸向虛無的喙

收音機還是沉默

仿佛話都被一個人說完了

她開始對它有了惻隱之心

她說：『ku-ko』

收音機說：『ku-ko』

咳嗽般，清空了內裏的塵塊

她說：『ku-ku』

收音機說：『ku-ku』

陽光斜射入窗，照在收音機上

攪動灰塵如火焰

她說：『kuh-ko』

收音機說：『kuh-ko』

它的外殼崩開，如杜鵑生翅

飛起並唱那些沒完沒了的歌

她說：『kuh-kuh』

被撞翻的物什落入孩子的夢

這讓他在其中哭泣

**奇跡**

*——致小查*

沉浸在如斯幻夢中未嘗不是奇跡：

所謂從前可以修改可以修改我的存在

而當你存心搜集那些零碎的小證據

它們都消失了如平行時空裏的目擊證人

那註定是這樣然而必是這樣

**回聲湖**

回聲在這裏孵化，變得更多

每一滴水是言語

在湖裏我找到一只手

它作勢讓我們噤聲

可它自己也不聽它

湖心下沉的手

不知它是遇難者

還是整片喧嘩的主人

它像一個咒語

下沉前給我們看見

它自己也遭到這魔法

它作出『禁止』的手勢

湖裏一只蒼白的手

水紋如唱片環繞它

回聲在這裏孵化，變得更多

**廣場**

窗為學者的第一層鏡片

他往下看，日光下墜

目中虛實不測，以噴泉的拱形為甚

磚面整飭呈現一種知識

書為學者的第一次展開

儘管草稿並不在事物表面

他也可以看清巧工心思

感到某種曾在場的慰籍

（噴泉基座的螺旋花紋

曼妙的曲線，臺階的勾股定理

畢達哥拉斯的和諧宇宙

……承重結構和物料的膨縮

仿古希臘雕塑

融入經行者一日

大師的內心風景

……算數……）

鴿子：設計廣場中的最靈活關節

書桌前學者的二次展開使

無數幽靈廣場現身

他們與此相似卻未曾存在

比對中他讀到比風格更深的東西

關於既有歷史下它們的不可能

否則將構建出全新體系

使一兩個革命反敗為勝

在內向的遊覽中他開始相信

此乃天使勢必降臨之地

因為美學和功用的線性合契

他開窗以接近廣場，他俯瞰

方磚如鏡面使目光回返自身

惶惑中他畫人體解剖圖

為尋覓肉身中精密的幾何結構

以及可延伸入未知的運動模型

作為他的第三次展開，與廣場一一對應

噴泉：心

長廊：骨

神龕：胃

……

曠地裏煙柱燃燒，焚化他的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

視網膜

開啟他的視力

**衣櫃裏的鐵**

我衣櫃裏的鐵每夜在叫

想要變成秋天的老虎

它迷戀老虎一身金黃

害怕自己沉重無力

四方的外形隔絕想像

不能似老虎入我夢中

我說：輕聲些

為報答我的不作為

它體內彌漫的血氣

讓整個衣櫃鏽跡茫茫

直至面上也生了紅斑

如只只倀鬼所攀附

這是塊老虎的墳墓

我說：得了吧

病樹在窗外聚攏

它們朝裏瞧：

真有只老虎？

我開櫃門，將衣服投進去

這裏是動物園

我與它對視

2008，一只老虎透過柵欄看我

比我大的頭顱凝住不動

它慵懶而健壯

但順著時間我看見

它目中空空

櫃中的鐵仍炫示著

有關老虎的一切

我低頭揀選風格

走出動物園的是我

一只老虎安靜死去

甚至不曾真實存在

它的倀鬼為覓到它

沿我遷入一塊鐵的身體

構成了它初秋的夢境

而我關上櫃門

我會說：輕聲些

**在下是兔子**

在下是兔子

在下是

在下是

多明媚的你啊

叫我忘了吃草

只好寫信：

『我的唇是三瓣的

你數一數

從一數到三

就能找到我』

**俄耳甫斯拜谒赫卡忒**

俄耳甫斯踏上城樓

他是自死地沿路走來的

霧從烟囪出來，一簇晶白的小液滴

密集的符号在掩饰什么

混淆了隱形之物的語義

使其要被看見，就得重新述説

他的脚曾翻起鵝卵石的頭顱

爲了不讓風將面目除去

它們將臉埋進泥土

他是沿護城河上來的

他的看被輕輕護著

好讓他知道這不是幻覺

吊橋放下，如舌搭置兩岸

這看似的直綫，是前後交曡的漩渦

為赫卡忒的魔力所引起

一旦踏上，命中都是不定的時刻

俄耳甫斯沿橋走

在某處回到歐律狄克身邊

她身體裏的鹽開始流動

每走一步就堅固一分

『我覺得渴』，歐律狄刻說

他不回頭，向著記憶中的城堡

四圍間卵石暗中擡眼

自層層半空，可能性迅速閃現

**魯米**

魯米穿過燭光火焰的門

終於來到永恆春天的果園

報上他的三個名

並告知自己已完全抵達了

春天蔓生到他的頭頂

透明的麻雀在天空播報時序

清澈的大氣由它們構成

這裏蓄力開花的樹木從不結果

詞語如熱沙在口中冷卻

仿佛闖入自己早年的婚禮

他變得年輕且蠢

費力記誦古蘭經的一節

當沙姆士從大不裏士回來

把頭靠在門的旁邊

他和賓客們都吃了一驚

卻又憶起多於自身的細節

在隨後孤獨的日子裏

他匿名種下了園中果樹

作為對沙姆士的紀念

他不曾宣示任何權力

直到有天作為謙卑的學生到來

**胡桃地**

當王安石騎馬穿過胡桃地

他想到晁錯，將敲碎的果仁

拾起到銅盤中。風吹來

路面平坦得無聊

馬是好馬，可詩人心底不敏感

似是可哀的，當他騎馬穿過霧氣

只是輕輕抹了把臉

此一個及日後許多清晨

都如地面的胡桃被馬蹄

攪得滾來滾去

它們覺得悲哀？好像沒有

只發一點響就腐爛

食空的殼如朵朵氣味之花

在地上，那時王安石已不見了

回去臨川，又去別的什麼地方

胡桃本該就在胡桃地

每年生出來，青青的就搖落

你以為你看不見

但你會，它們無端在地上滾

度過你的清晨

要是你記得，你就説

**普裏阿摩斯**

普裏阿摩斯會來的

他可以索要得更少

比如赫克托爾的一根脛骨

給它鑽上笛孔

接著它就說

自己是一支光榮的笛子了

若阿喀琉斯不肯

普裏阿摩斯可以只要

一個赫克托爾的概念

作為挑戰向智者提出

以證明它是如何必要地

被論辯在城邦中

*機智的對手。*阿喀琉斯

還一整個死去的赫克托爾

給老人，相應地使他犯了難

它太過豐富，多過赫克托爾本身

這種完整感使他束手無策

甚至感到恐懼，開始大哭

**金戒指**

她是打著燈來到這裏的

鐵皮的烙印上有她的家姓

魚群般的黑暗簇擁四周

她行走在它們的海洋上

空無一物的地下儲藏室

家族的衰敗從這裏開始

她記得裏頭有一枚鏡子

厚重的木制招引回聲

她曾自其中窺見繆斯

她與祂有分別的形體

行走在各自的維度中

而祂取走了她的金戒指

有時她自馴鹿復活而來

死亡在垂頭入泉水時終止

有時她是一只草履蟲

在一拃間旅行，伸縮變化……

仿佛一眾灰色的鳥群

他們復活為新的種族

儀式在行進中完成

而他們消亡於海水

現在她來到這起源地

為了討回她的戒指

她雙眼變作黑暗的巢穴

但仍乞求她的繆斯：

『您也老了，您看

您並不因此幸福……』

**博物院**

說你如何度過那些日子

木乃伊的死叫人心酸

或者呼出一口渾濁空氣

也成為愛奧尼亞的小小紀念

在人工劃定的區域裏

它們割據為新的勢力

乾縮頭顱凝視維納斯

不過是透過面具看面具

說陽光如何斜移過窗

測算每一寸步的刻度

在托勒密固執的編排下

天體環繞以複雜的規律

確保人類的創作處於中心

又在新的版圖上互相對峙

我們用玻璃罩留存文明

卻也阻止了它們向外放射……

**序曲**

我的偵探朋友M先生

自乏味的相框向我走來

太陽的線棉輕撫紗窗

他的眼神擠在這間屋子裏

『如果您記得，我們是

在一輛大巴上認識的

我曾向你念一首羅薩的詩

綠色的喉嚨發出響聲……

如果您記得更多，我

曾扮了三年日本人

後來搖身一變，成了

未寫小說的波拉尼奧

我總在書中讀到線索

直至無法閱讀一本印倒的

文字在肺中殺我，註定

在最後一息與它們相見』

我記得，一輛夜行車

拋開其他事物燃燒

在兩個青年的朗誦裏變形

綠化帶舉起手臂聆聽

而閱讀就像突然的散步

『向這邊』怎麼就是這邊

在追索中旅行遍地，其實

又帶著喜悅回到這裏

如一個普通人所做的

一生中掙扎著向外倒水

顛倒只是最初的狀態

拿穩自己，也許流出更多

一片新的海域就在地面鋪開

**那天你先是哭**

那天你先是哭

接着去一家街边旅馆

空调不好

淋水喷头也坏了

我们尝试做爱

可就是硬不起来

亲爱的

穷是件让人尴尬的事情

**在你提早离去的酒店里**

在你提早离去的酒店里

我用蓝牙音箱放

科恩的*Alexandra Leaving*

在被子与包装盒的狼藉中

喝一罐酸奶

我想我也要走了

**我看见一个老人抱着篮球**

我看见一个老人抱着篮球

（有她的四分之一大小）

在灯下，一个男孩练习运球

世界以她不解的方式运动着

她睁大眼睛

**Karma是下降到我们头上的**

Karma是下降到我们头上的

哪怕坐着也是如此

所以我从不许愿

菩萨收拾起我们来

已经很累了

所以我拜完本师

就去拜韦陀

**初次见面的那个晚上**

初次见面的那个晚上

连脱衣都是腼腆的

几乎要说出“自便”那样的话

只在灯光下

人的影子是大的

它叫我快快勃起

**在自己的照片上签字**

在自己的照片上签字

说一些祝福的话送给你

多希望你能喜欢

我只是暂时长这样

等过去这段日子

它就属于你了

**那是05年的一个雪天**

那是05年的一个雪天

临近除夕的日子

住持得了肝病

小师父骑车去看望

顺便去镇上备年货

他总会多买些糖果

分给寺里的小孩

等到关山门前

路上传来他的声音

那天雪很大

眼前一派灰蒙

不知摔了几跤

但还是赶着回来

做了最后一顿晚课

**我们上山摘花**

我们上山摘花

手中一蕊的明灭

不知它叫什么

下辈子也不知道

有人问过我了

真是很对不起

**卡斯蒂利亚的田野里柠檬树盛开**

卡斯蒂利亚的田野里柠檬树盛开

这使人们追忆一些前世的事情

但它们安静的庆典不让人进来

只能在公路上望

微风收割了一代又一代的西班牙人

**奥菲利亚**

奥菲利亚

我赞颂你贞洁

从未被任何人知道